

路灯礼赞

定海七中八(4)班
学生记者 吴炫谕(证号C1610)

老城区的街巷和马路，总有路灯支棱着金属骨架，在暮色里次第亮起，无言地守着一方烟火人间。

每一盏城市的路灯，都是沉默的卫士，揣着不为人知的勇气。笔直的灯杆从不敢有半分弯曲，任凭城市废气裹着沙尘掠过头顶。当深夜的孤独像潮水漫来，它们便只垂着灯罩，把光揉碎了洒向地面。一天又一天，点亮又熄灭，它们似乎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是被反复使用，直到灯杆掉漆、灯丝烧断，被新的路灯替换，也没人记得那抹曾照亮夜路的光。

当月光隐入云层，午夜的路灯便成了夜行人的依靠。昏黄的光雾漫开，打在行人肩头，看不清衣衫的针脚，却像给路人镀了一层温柔的金边，悄悄抹去了心中的黑暗与彷徨。而当目光拉远，城市街道上一排排路灯连缀成线，那光虽不似星辰夺目，却把孤寂、迷茫都裹进了暖光里——它从不是深夜的孤灯，更是煨着人心的炉火。

由这盏盏路灯，我忽然想起老家的老铁匠。他就像伫立在时光里的“路灯”，永远守着一方打铁铺。铁匠铺的小门挤在老街巷尾，常能看见六十多岁的老人抡着铁锤，炉膛里的火焰舔着铁块，映得他额头的皱纹都泛着红光。只要乡亲们喊一声要打农具，哪怕风雨敲打着铺门，他也会拉开风箱，让火焰重新燃起。他又何尝不是一盏“路灯”？

那夜的路灯下，这份温暖更真切地撞进了心里。前几日的考试失利，像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我和朋友坐在路灯旁的石阶上，任由路灯的光影在脚边晃悠。雨丝飘下来，打湿了我们的校服，谁都没先开口，只听着雨滴敲在灯罩上的轻响。

“你看这路灯，”朋友忽然指着灯杆说，“它被雨淋、被风吹，可它的光从没灭过。”他的话一下拨亮了我心里的灯芯，那些颓丧与迷茫，竟在路灯的暖光里慢慢散了。原来朋友的陪伴，就是我生命里不会熄灭的路灯。

这城市里的路灯，哪里只是一盏灯？它是老铁匠守着传统的执着，是朋友治愈哀伤的温柔，是世间所有平凡善意的模样。一分深情，两行路灯，三更灯火里的温暖告白，一直在告诉我们：平凡的光，才最有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
这，便是我对路灯的礼赞，对平凡人的礼赞，对世间柔情的礼赞。

有幸遇见

南海实验初中七(6)班
学生记者 童任霖(证号B314)

她，是我的语文老师，也是我青春岁月里最坚实的依靠。

那年冬天，学校举办演讲比赛，老师选我代表班级参赛。从准备演讲稿到PPT制作，一切需要自己准备。我对演讲毫无经验，是她利用课余时间一遍遍帮我修改稿件。记不清多少个傍晚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她伏在桌前，用红笔圈圈点点。

距比赛仅剩三天，面对近两千字的讲稿，要把内容背熟，还要把握语气动作，我几近崩溃。深夜，一个人对着镜子练习，泪水无声涌出。可第二天到学校，看到老师递来的修改建议，我只能咬牙坚持。

比赛那天，我坐在候场区，听着前面选手一个比一个精彩，我产生了逃跑的想法。正在这时，主持人宣布——“下面有请6号选手！”

我一个激灵醒过神来，机械地接过话筒，走上舞台。面对台下几百双眼睛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慌乱地开始了演讲，语调生硬，目光却望向人群后方——她就站在那里，正充满期待地看着我。目光相遇的刹那，如同一道暖流划破冰封的湖面，从她含笑的眼神里，我读懂了太多：她懂得我深夜的泪水，懂得我十余遍修改的坚持，懂得我站在这里需要多大的勇气。那眼神仿佛在说：“别怕，我一直在。”

此刻，我的底气倏然升腾，声音渐渐沉稳有力，神情也更加自然……在掌声中，我弯腰致谢，然后走下舞台，径直向她跑去。她张开双臂，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。

往事历历在目，我终于明白，我的老师——她懂我，懂得一个少年全力以赴时所有的惶恐与期待。深夜改稿时的无声陪伴，人群后方的深情目光，温暖怀抱里的坚定力量，这些瞬间构成了她在我心中最本真的模样。人声鼎沸中，我们自成一方静谧天地。她让我明白，好的老师，并不在于传授给你多少知识，而是懂你并给予你力量。

感恩遇见，有幸遇见！

（指导老师 刘恋）

爸爸的头发

定海二中八(12)班
学生记者 胡宸睿(证号C15104)

秋风习习，悄悄从窗缝潜入，轻轻翻动书页，最后停在一张素白的纸上——那里静静躺着三根头发，像是时光精心收藏的信物。它们不张扬，却承载着一段温柔如山的记忆……

小时候，我痴迷荡秋千。每次都是爸爸站在身后，深吸一口气，用力一推——我便飞向天空，笑声像羽毛般轻盈。回头望去，爸爸也笑得像个孩子，眼里盈满阳光。那一瞬间，我恍惚觉得他不是父亲，而是陪我疯闹的哥哥。他的头发那样乌黑，那样浓密，如同他蓬勃的生命力。趁他俯身靠近，我悄悄拔下一根——那是一根墨一般的黑发。

后来，我生了一场病。躺在病房里，四周弥漫着陌生的气息，无助与恐惧如潮水般涌来。我蜷缩在被子下，不敢动弹。直到一双温暖的手将我的手轻轻握住，熟悉的体温如溪流漫过全身。我探出头，爸爸正静静立在床前，目光里盛满关切与焦急。

“还难受吗？哪里不舒服？”他反复询问，直到得到我的确认才稍稍安心，转身去寻医生。匆忙间，一根黑发悄然落下——掺杂了一段刺眼的银白。

如今，爸爸越来越忙。深夜，他常伏在电脑前，屏幕的光映亮他疲惫的侧脸。除了工作，他还要操持家务，风雨无阻地接送我上下学。即使我多次坚持自己骑车，他也只是摇头：“路上车多，我不放心。”岁月如悄然而至的细纹，渐渐爬上他的眼角与额头。有一天，我在他常坐的桌边，又拾起一根头发——它雪白如霜。

这三根头发一直被我收藏在某本书中。于我而言，它们不仅是头发，更是时光走过的足迹，是父亲从壮年走向沧桑的无声见证。那墨黑、银白、雪白的变迁里，藏着他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与付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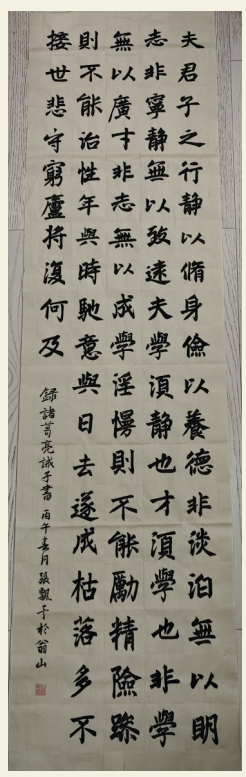
海上明月（贝壳拼贴画）
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
学生记者 陈雨喆(证号B854)



书法作品

南海实验初中七(2)班
学生记者 张飘予(证号B301)



阳光下成长（剪纸作品）

定海二中八(13)班
学生记者 王赠宁(证号C15108)



木版画雕刻

定海七中八(3)班
学生记者 陈忆涵(证号C1609)

